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茗 溪 漁 隱 叢 話

前 後 集

(一)

胡 仔 纂 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專





茗溪漁隱叢話

前後集

(一)

胡仔纂集

國學基本叢書

# 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茗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上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生朝 附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歧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啓 俞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

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忻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徹 船子和尙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

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叢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囀春鶯 媚兒 魯生 麗  
人雜紀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一

宋 茗溪漁隱胡仔 纂集

##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尙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爲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

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旣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旣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攷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

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旣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旣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尙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仿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

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旣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

##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裯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裯中乎。余觀康尙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銜鬻以爲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茗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爲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懷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卽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麝毳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茗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真可發一笑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蟬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興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礮礪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流清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綃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輞。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斂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蘼。湖荇暉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卽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卽爲鶴膝。尤可笑也。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礮礪爲疊韻。某案

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唇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霰霖。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螻蛄。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屐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屐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疊韻也。某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鞞格磔聲。曲詰崎嶇。乃雙聲也。鈎鞞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墜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夏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讖論。草萊荒蒙龍。室屋壅塵坳。僮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茗溪漁隱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劍閣隔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啞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啞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啞爲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



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古今詩人。其難如此。子嘗與能詩者言。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凡詩人專門名家。無有不可觀者。特降而至於晚唐。未免氣象衰薺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爲可恨耳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

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飄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尙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茗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稍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

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爲米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誤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苕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砒砒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惰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惰間求之，以比砒砒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

爲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爲屬。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爲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噴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神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詩子皆不慧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謂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以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遜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鍾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卽此詩是也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



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嶮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嘗恠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犇勝。犇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爲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巾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

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

##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耀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

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閔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尙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塔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

上杉巖已不看之癸更無齷齪之態紐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使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與陶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蓋。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蓋。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而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蓋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醕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崩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醕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廡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黨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齷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比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爲好事者一笑

遜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尙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適爾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來一作南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一作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茗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真



余之實錄也。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

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尙書作也。所謂癡妬尙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暝暗。噉嚙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舫。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

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蘊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未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云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歷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尙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茗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揚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

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潁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會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開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爲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苕溪漁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牴牾無疑。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洩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頰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六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茗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罽。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



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茗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間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紈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旣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茗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尙是夢也。作更側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子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遜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子干旃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茗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遜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考詩注。子干旃。鳥隼曰旃。後人多用隼旃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駢。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駢。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豔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也。柳景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陵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旣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

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籤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者，有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者，有澹泊閑靜者，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者，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顛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旣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

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爲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耳。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爲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七

##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郡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爲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爲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茗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大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唯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髣。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元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詩云。雨滴空塔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卽唐元元皇帝廟。兩廊皆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者也。國初猶皆存。迨真宗朝。陵經過。愛其筆蹟。命行在畫工徧閱之。有負藝者。恥以爲不及。會詔有司修葺。卽請盡漫墜。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茗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鴦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



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  
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  
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半  
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  
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  
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駮驥冠。腹中書籍幽時嘯。肘後  
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仲君灘。韋應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  
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  
三詩起頭用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  
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  
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飄不可期。  
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體。學者  
不可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  
江邊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此類纒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

爭華麝月與常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旗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葉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卽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

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旣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涉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窗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慈鷗。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過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蒼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爲覽者一笑。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八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假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告。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旣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迺知詩人之言。

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桀亢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跣。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豕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呖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爲二李矣。又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呖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呖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苕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歷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安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

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茗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巔棘。初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爲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爲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爲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爲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爲對偶。非有奧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櫓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秃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

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最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烏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爲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

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削。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鄒。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



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真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臥爲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之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訛作闕。又或作關。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爲天關。荆公又改爲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樺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樺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樺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樺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樺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樺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樺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

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鷓鴣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鷓鴣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鷓鴣獨泣向麒麟鷓鴣乃鳥之名鷓鴣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云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鷓鴣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鷓鴣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論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瑣碎云金瑣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卽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卻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卽百二十尺圍有

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大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九

杜少陵四

茗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鄰。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鄰。注云。良馬低頭至鄰。故曰齧鄰。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

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闕。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並見西陽雜俎。瑤溪集云。杜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夫唯文選是尙。不愛奇乎。今人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探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尙文選也。唐時文弊。尙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爲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茗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爲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

詩意也

茗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鸞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

寬夫啓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卽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爲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壈。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琯贊云。盛名之下。爲難居。眞可發觀者一笑。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荊公爲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爲關西卒。則刊注而從正。若此之類。不可概舉。其采擇

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碾礪連錢動肉駿於理若不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駿作驥。以爲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爲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遜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爲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爲歌詩。每以子美爲法。旣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爲文使之未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爲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頽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木前霜拱雁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尙在。肯與螻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爲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搖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必



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闊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卻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胷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雁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鳥猶念羣。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胷。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胷與皆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瀉。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爲妥。花妥卽花墮也。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敘異端之汨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

數疊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於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繼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闕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出此也南朝何季山居若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茲始蓋有隱遯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荔支此主人用歌妓爲樂者漢陂行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白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尊有俎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出山

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爲誰雄蓋用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知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爲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鮎背死勞生重馬翠眉疎側生荔支見左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sub>切</sub>而鄰武后改人爲<sub>切</sub>因而誤寫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峽東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阿成家當以此爲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sub>切</sub>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歷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爲正看題滅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讀與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梅師長年三老謂衫領爲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二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大體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淺鑿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搗漁陽。搗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卽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篁。自古詩人。巧卽不壯。壯卽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茗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天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鑊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若溪漁隱曰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卽此一聯也子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爲己用豈不爲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已遽以爲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歧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余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盃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客



京華卽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璣。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一

##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瘡。過之云。當誦予詩。瘡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蠲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璣。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敍塵迹。撫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摩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在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職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粟過拳西京雜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見所謂昭丘也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枿詩凍雨落流膠楚詞使凍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音東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故前苦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述古詩邪羸無乃勞張平子西京賦邪羸僂而足特注云邪僞之利自饒足特也一作羸一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而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筩酉陽雜俎亦云灑灑堆云如馬戒舟航水經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卽沒有時才出又十道志曰灑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楊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嶠半山老人刊作膠葛

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通。應抑爲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抑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蛇。抑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鱸。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鱸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鱸。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檣船。獻齊高帝曰。秦槎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紐爲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儂前子。仆後攘攘盜賊

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颺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靡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桃竹葉如機。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撫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某按。菁菜爲羹。謂之菁羹。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卽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餽飯。餽音迅。謂飧也。其法卽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鱉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爲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某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

苕溪漁隱曰緇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同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爲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槎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慄乃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槎機石之說何邪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

事。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蝶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茗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歐述其自序云：歐上書之明年，言狂妄，聖天子不賜錢樵全生，奔逐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誤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爾。然三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出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僞撰以誑世，所謂李歐者，蓋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騏驥病，則注云：陳峻臥疾，梁拘過門曰：霜經草黃，騏驥病矣。驚駘何以快駛？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爲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喜此譚，遂筆寄同叔。字同叔，一

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鏗疊嶂，則注云：袁盎曰：諸侯欲鏗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臥，余繼燭至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僞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歐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卽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闕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

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  
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闕休  
所作也闕休嘗爲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二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靈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杜詩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洗兵馬詩云。不知何國進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舜時西王母進白環。見宋書志。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趙滅智伯事。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韉席坐之。人來坐馬韉之句。出於此也。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鎌。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故老杜詩云。竊效貢公喜。

茗溪漁隱曰。遣懷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

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按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卽梁孝王歌臺今謂繁臺矣。而西清詩話乃云質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洪駒父詩話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茗溪漁隱曰老杜詩云六月曠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鬪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亦是歇後語耳。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恣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茗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爲前輩必明白竊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褒妲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桐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王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歐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荆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

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昇平。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極羣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嚶嚶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燒沉水，煙燼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不滅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卽莊老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莊子，旣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常謂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冷齋夜話云：詩句有含蓄者，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中宮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收珠海南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輕改文字。鮮不爲人笑。後出塞詩。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虜執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駿礮礮連錢動。當作肉驥。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弟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尙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誌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豚。亦云稚子。余以問子蒼。子蒼曰。筍爲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爲野雉之雉。或以爲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人詩爲證。何謬之甚也。此詩蓋爲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紉。便以稚子爲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稚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爲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故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云沉綿。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茗溪漁隱曰。家家養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其說蓋有四焉。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爲烏鬼。冷齋夜話。以烏蠻鬼爲烏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以鷓鴣爲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爲鷓鴣。言川人養此取魚。予崇寧間。往興國軍。太守楊鼎臣字漢傑。一日約飯鄉味。作蒸猪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養猪。杜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乃鷓鴣。謂養之

以捕魚。予少時至巴中。雖見有以鷓鴣捕魚者。不聞以爲烏鬼也。不知夔州圖經。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然。蓋爲其殺人而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若養鷓鴣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鷓鴣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白差烏鬼爲鷓鴣也。沈存中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緬素雜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養之以取魚也。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魚家。養鷓鴣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纜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止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鷓鴣。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四說。謂鷓鴣爲烏鬼是也。其謂豬與烏野神。烏蠻鬼。爲烏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扁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鷓鴣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取其魚。目覩其事。益可驗矣。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二

杜少陵八

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秋雨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見齊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本當作禾。往在詩。白間剝畫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窗也。余嘗以白間對黃裏。姜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繪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澁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爲腴。丹青引。意匠慘淡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飀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林所記雲事。母風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之句。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說者云。爲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詩韻。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瑤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別爲一大文。而比少興多。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才升便隱。似當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凄然。有所感興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



滿菊花團。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頌之事說者以爲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錄云。姜少府設鱸歌云。姜侯設鱸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澁雨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鱸。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

石林詩話云。病栢病橘。枯樛枯柟。四詩皆當時事。病栢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樛皆民力之殘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樛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雲霄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爲鷺。而禮記月令。羣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爲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邪。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葉繻英妙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

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縣九章。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尙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騫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鑊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卽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砮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鬢鬢。鬻巾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諦如此。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繆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卽知王珪之妻也。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罇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箬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鏞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茗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按王原叔注云。郭英乂代嚴武鎮蜀。虜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據。質之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乂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未嘗爲英乂幕客。何爲不見容。唐史云。嚴氏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

得止以此知邊頭公卿仍獨驕之句當爲此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泛歙溪。用老杜詩。青惜峰巒過爲韻。作五詩。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青。鷺飛煙漠漠。猿嘯竹冥冥。雞犬聞聲地。雲霞蔽隱局。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舡。其二云。溪山美有餘。自古神仙宅。築室隱宣平。題詩來李白。至今負薪人間是。餐霞客。不向此尋真。飄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葱鬱釣臺峯。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從容。勿謂狂奴態。清風激懦庸。其四云。草木紛紛落。江山正薄寒。雲藏桐子宅。波急沈郎灘。回首家林遠。多愁革帶寬。青楓知客恨。塗血點林巒。其五云。觀山如走馬。倏忽千羣過。水從雲際來。舟疑天上坐。羈孤猿失羣。往復蟻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

遜齋閑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劬勤。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先帝卽睿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卽肅宗也。舞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物第一。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

先帝卽明皇也。

苕溪漁隱曰。唐史張垆尙寧親公主。明皇眷垆厚。卽禁中置內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左車爲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園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石刻。又云。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葉葉自開春之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

續絃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羨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以此膠粘之。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四

## 杜少陵九

茗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鬪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陳輔之詩話云。荆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青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詩眼云。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嶼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茗溪漁隱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爲



五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東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瑄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篇悲青坡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元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蹲踞至此。至忠亦蹲踞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蔡寬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會風雲際。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爲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唐書房瑄傳。上皇入蜀。瑄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讒之。肅宗瑄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瑄無能盡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身以此廢。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事。近世士大夫。取幽事頗相關。命亭曰關幽。取半夜水明樓。命樓曰水明。皆

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聽雪。曰細香。面西有軒曰可月。蓮池上有亭曰觀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詩句。此爲得體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茗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豈誤用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爲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探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卽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詩他語亦稱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卽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煩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句。幾不相上下。

潘子真詩話云。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事而不加宋之切當。至造語則杜渾厚而有工。是知文章當以韻爲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氣高。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疎繆處。劉禹錫操行極

下內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呈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惇云那便到此山谷云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耳

蔡寬夫詩話云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爲新句雖若爲戲然不害其格力李義山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雛鸞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魚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鷗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茗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爲宗凡諸公之說悉以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更拾遺類次爲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花絕句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覓檜木栽云飽聞檜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檜木惟蜀中有之散林而美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育驃騎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此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爲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含子定武有此石刻櫻拂子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

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乃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哉。余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蓋謂此也。社日云。尙想東方朔。恢諧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史記六國表。秦德云二年。初作伏社祠。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來。伏臘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南鄰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舊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栗可收。所以爲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爲貧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顛字。蓋烏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尙。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雖其言爲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塞也。取巡邏之義。非是。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遠。贈李八祕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爲扈蹕上之初元耳。前出塞九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爲不妄。解悶云。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蘇武是吾師一句在上。兼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識孟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

亦卒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妙。最在狀物處。如鐘醬落提攜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隨彌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邪。

西清詩話云。唐人弔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藜。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藁。言秣其駒。同意。又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固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某考子美詩。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歷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某嘗考究杜陵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敍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

卷十四



茗溪漁隱叢記前集卷第十五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鶯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哀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此老胷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爲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



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季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旣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旣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轡尙憶羣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滄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間。皆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絕人。莫能爾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尙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陟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蔡寬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茗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鈍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空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爲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讀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人詩多。觀百家詩選可見。

也。如蘇子瞻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取舊句。縱橫役使。知彼我莫辨耳。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舊說松液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尙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今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鰲鯨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嚶嚶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湮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尙。其胷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誣之甚也。因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六

## 韓吏部上

東坡云退之示兒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惠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僴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无文性温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衰師我嬌兒美秀乃无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不知詩之所稱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无聞也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妹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千志。敍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西清詩話云。張耒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茗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真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无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巖泉。又經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盜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噴。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楊花。无畔岸。微霧愁猿抱山木。元冬孤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塘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蠨蛸。暮年遺老依桑柘。此魯直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

摘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此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sub>去聲</sub>玉盤。醉落滿船皆暫醒。又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此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磽确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此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又馮夷躑躑舞淥波。鮫人出聽停綃梭。此夢得聽箏詩也。綿蠻巧囀花間舌。鳴咽交流冰下泉。此永叔聽箏詩也。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此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僧義海謂子瞻聽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琴也。互相譏評。終无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等詩。誰謂不可乎。

西清詩話云。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无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



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莫嘖，歸家且覓千斛水，洗盡從來箏笛耳。詩成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爲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茗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櫟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此詩爲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辨證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爲是真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齋詩話云：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樂府雜錄云：綱善爲運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茗溪漁隱曰：東坡聽琵琶詩云：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雁行高。乃用文選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則琵琶非起於明君。蓋前已有也。釋名云：琵琶。

本胡中馬上所鼓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琶，卻手向後曰瑟，因以爲名焉。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苕溪漁隱曰：唐賀懷智於明皇時彈琵琶，以石爲槽，鷓鴣筋作絃，用鐵爲撥。今杜彬以皮爲絃，各自是一家也。

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鯀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

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尤愛之，爲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仍命詞臣各探調製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輿挽，玉麟背吟清風遠。又一本云：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請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

旌影亂簾聲遠。此篇勝前篇也。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宴。其詞旣不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底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黃魯直曰。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

蔡寬夫詩話云。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韻之失。退之筆力雄贍。務以詞采。憑陵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人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詩終篇皆敍西垣事。然其一聯云。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渾外。別無出處。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無相干。且趁蘋字韻而已。然則人亦有事非當用。而鑪錘駢駕。若出自然者。杜子美收京詩。以櫻桃對杖杜。薦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因歌杖杜。歸及薦櫻桃。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如此乃爲工耳。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七

## 韓吏部中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爾。所謂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時柳子厚劉禹錫同爲御史。二人於退之最爲厚善。然至此不能無疑。故其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讎。二子不應爾。欲疑斷還不。蓋佻文用事時。亦極力網羅人物。故韓柳輩皆在彀中。然退之豈終爲人役者。雖不能自脫離。而視劉柳終有間。及其爲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爲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尙義。待朋友終始也。退之與李宗閱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贈宗閱。皆略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亡恙時。宗閱纔爲中書舍人。其所爲尙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漫叟詩話云。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世人多讀爲長少之少。及閱漢史匈奴傳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卽能射狐兔。乃知少爲多少之少。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茗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日夜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用重疊韻。

以盡己之詩意不恤其爲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脚詩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彊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遇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祕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今寧祕。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雉。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剋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戶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悲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

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圃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食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尙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蹇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二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槃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押二槃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卽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恠邪？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山谷云：老杜飲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韻，各再押。前字韻凡三押。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用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蚤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卻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菓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猶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學林新編云。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字。某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雛爛漫睡。喚起露盤殮。然則子美押餐殮二字者。義不同。冷齋誤矣。餐干安切。殮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殮兮。毛詩傳云。熟食曰殮。孟子饗殮而治。趙氏注云。夕食曰殮。蓋盤殮者。左氏傳所謂盤殮。實壁者也。故凡言盤殮。皆當用殮字。不當用餐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韻中。有殮字。二十五寒字韻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於兩韻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之文。故如餐殮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殮。園詩曰。畦蔬遠茅屋。自足媚盤殮。贈孟氏詩曰。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殮。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殮。此數詩。或用魂字韻中押。或於寒字韻中押者。此謂之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殮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當是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少陵詩年譜云。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李適之自左相罷政。嘗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集中誤爲稱世賢。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綉裙練帨无等差。及

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濯桃李。卽此時也。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題其後。其中有數句不可曉。蓋本脫誤也。嘗得一善本。乃二詩。仍多八字。一云。晉人曰。二子其猶吹一吶。區區自其下。願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著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拮據糞壤間。糞壤多污穢。豈有藏不臧。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槩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駸無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唐子西語錄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後山詩話云。南食詩。鬻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鬻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蠟相粘如山。蠟。牡蠣也。



冷齋夜話云。贈同游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征蜀聯句云。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蛩。語新意妙。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亦記時也。茗溪漁隱曰。山谷亦有去時魚上冰。歸來燕哺兒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云。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慕作篡。退之詩。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

高齋詩話云。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老杜又取古樂府陸機悲哉行云。飛飛燕弄聲。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把遺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八

## 韓吏部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後山詩話云。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耳。蔡寬夫詩話云。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兒山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慙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爲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爲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二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趨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

洛中尙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柳子厚書迹。湖湘間多有其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尙碑最善。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腳者如何也。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子家有其父閑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遠精勁。多出於薛稷魏華。此蓋自其家法言之。白樂天不甚論書。然今世士大夫。尙有藏其真跡者。如錢文僖家一二帖。爲體精彩。殆不減徐會稽也。

東坡云。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謂此也。

菖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柱杖詩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涪翁晝寢。蒼龍掛壁。皆用退之詩也。

隱居詩話云。剝苔弔斑林。角黍餌沉塚。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壤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菖溪漁隱曰。斑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卽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清湘屢矣。嘗親採此斑竹。以爲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

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山谷云。會合聯句。孟郊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故意氣相入。雜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基耳。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聯句。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卽有此理也。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誌。便以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苕溪漁隱曰。退之爲子厚羅池廟碑。子瞻爲退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如歐公之言乎。

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蓋將信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蔡寬夫詩話云。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衮江南野錄。爲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无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衮何所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爾亦

自當年百餘歲。唐詩人如劉商皆傳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塔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无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茗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无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呂氏童蒙訓云。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茗溪漁隱曰。洪龜父謂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龜父乃魯直之甥。其言有自來矣。若居仁之言。殊未可信也。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懷无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能。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慷慨。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與韓也。

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澆拳跼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蘇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駭撐拄未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柳子厚平淮夷雅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爲精確。

茗溪漁隱曰與雀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捩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詩云未諳鳴撼撼那似卷翻翻又有撼撼井梧疎更殞之句撼音縮又音蹙並到也又音索乃殞落兒文選盧子諒詩

撼撼芳葉零。潘岳秋興賦。庭樹撼以灑落。

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上。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蒼溪漁隱曰。少游集中進卷。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大成者。與非子瞻有此語也。

夷堅志云。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卽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又有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議者莫不嘉陳之識尙。而謂苗之无別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九

柳柳州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



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皇考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閱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洪駒父詩話云。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翦蕪薈氣。子厚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綵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山谷云。千里楓林煙雨深。无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巔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右元次山欸乃曲。欸音媪。乃音靄。湘中節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欸。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苕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讀磨崖中興頌。於碑側有山谷所書欸乃曲。因以百金買碑本以歸。今錄入叢話。又元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爲之音耳。

冷齋詩話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下无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孟東野賈浪仙

張文潛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口。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爲郊島詩。豈非誤邪。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勅氣儻。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无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先觀鑿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爲如何哉。

細素雜記云。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諄諄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余案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練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

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爲僧居法乾寺號无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邪遂奪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遂除島爲遂州長江簿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今是堂手錄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爲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踰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笠澤叢書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萌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邪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玉川子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食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之者。三足鳥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爲當矣。又月蝕詩中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无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无功而享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虜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卽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邪。後卒汗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无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而成詩邪。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

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一

李習之

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於遠游聯句。前之距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也。茗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餅。翱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翱本傳考之。翱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翱未嘗爲鄭州刺史。古今詩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翱詩。非也。傳燈錄有此二詩。石林以謂翱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游聯句而已。何也。

李長吉

細素雜記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虞。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又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坼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闌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鈇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案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以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疑李誤也。酈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黃初元年。徙咸陽始皇所鑄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卽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略同。竟未詳其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又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爲兒童時。已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至此四百二十餘年。故東坡贈梁道人詩云。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云。鶴骨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緗素雜記云。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龍銜燭以照太陰。又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消搖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希逸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五臣注云。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由是知若木在西。燭龍

在北而李云如此真誤矣

撫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差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後舉進士賀父名晉肅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爲著諱辨一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嚴甚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當時閔然非之舉子就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題目不便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權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臯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部未嘗使閑字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因朱旗北斗閑一處而已頃見王侍郎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旣不避則不應只犯一字後於薛樞密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較之乃是般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茗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慢此字在句中容或印本有誤至於汎愛容霜鬢留懽卜夜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闌字殊有理也鄰家閑不違山谷謂問不違詩意乃佳王原叔作問字非也曾因朱旗北斗般介甫刊作閑字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少陵詩總目云汎愛容霜髮留歡上夜關而正文作卜夜閑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先諱兼於屬對亦不工矣

李衛公

蔡寬夫詩話云。巴峽中有吐綬雞。比常雞差大。喙藏肉綬。長闊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可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葳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雜錄云。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於喙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割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茗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處。見人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荊公有絕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雪浪齋日記云。李衛公詩云。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雞。頗似少陵句。王荊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蟹詩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常建

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邪。

洪駒甫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

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嚴維

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若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塊雨東。所居小房。瑯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鱧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題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人長贏。長贏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贏。可乎。能奴登切。獸名。能屬。足似麀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

瓊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牡牝牡之牡。今言規模稱牡哉。必壯字誤書耳。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書橋。槁直直皆不成字。

劉賓客

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呂氏童蒙訓云。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與郡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邪。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雪浪齋日記云。荆公喜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書於劉楚公第。或以爲此卽儲光羲詩。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羲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一

##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曰自憐郡姓爲儒少也。

鷄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敍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敍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闔而去矣。晚多間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



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難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傅游藝爲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白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尙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蓋爲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爲戲也。呼兒爲囡。音。父爲郎罷。此閩人語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囡別郎罷心摧血。況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爲

戲。至今觀者爲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詞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遂爲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曰些。嘗有士人學爲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茗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佐音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茗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

東坡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匕首。雖不著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爲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伶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陽寓目。不知何以指爲想夫伶之辭。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

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紺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唛尾，卽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潁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爲酒令。今兩蓋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蓋，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唛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旣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唛尾。唛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鼈可求。最屬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鼈旣頓領，諸鼈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辭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細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何遜爲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爲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爲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其自序以爲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曹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誇蓋世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迹詩草

乃云病壓人頭。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爲者。今猶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鉏麀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大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茗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所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茗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腳不如人。時稱爲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二

唐彥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溝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在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歷後。天下知尙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爲工。

耳。老杜詩既爲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傍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尙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予爲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嘗亦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相問曰：旣言無敵，安得卻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若溪漁隱曰：庾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擗撻至此。聞者大噓。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蔡寬夫詩話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窗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釐誅。又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爲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茗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爲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爲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



保身之要術乎。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養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歷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喝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細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

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屢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溪生江之鴈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士人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學海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珣哭義山詩也。詩云。辭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非佳語耳。

雪浪齋日記云。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荆公詩曰。溪邊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 王建

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邪。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鑲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

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語也。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大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傲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三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未有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史。引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卽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卽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細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爲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

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駢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茗溪漁隱曰。撫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盡一小盃。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夥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適麗。韓退之有賈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慙汗仰皇局。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駝足。千里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茗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真詩話云。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无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卽舊爲新之一端也。

潘子真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鑪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說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稹之敘事。遠過二子。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趣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初無糜字。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觀八九之紅菱。姦然如婦。媯然如女。菱。菱也。牧乃指爲荷花。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鬪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憇時門。臨泉觀鬪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觀當日之鬪龍邪。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未雩何龍。鮑欽止謂予言。本是未雲何龍。當以此爲是。

遜齋閑覽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鱸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溫庭筠

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牆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鷓鴣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茗溪漁隱曰。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茗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間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高齋詩話云。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致元

西清詩話云。韓偓詩。鵝兒唼。唳。梳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爲鳳子。遯齋閑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敍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袅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疑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爲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爲凝作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耆日對白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衝雲女碓。風掃石楠花。皆此類也。

禁樹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不下。萬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栢。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



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縵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庭筠詩多續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爲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擊鐘時。某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內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罷。

細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餽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餽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餽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餽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餽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繆所未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餽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餽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餽粥對禺中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餽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餽粥冷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

溫風散粥。皆清明寒食詩也。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四

##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卽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茗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爲異。余嘗考高道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疑。若異人錄。別无以證之。未遽以爲誤也。

祕色

侯鯖錄云。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非錢氏爲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填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尙。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鐵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苕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人邪。果二人邪。當俟知者問之。

苕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櫓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美暢諸。

一云暢當

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絕。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向長楊作雨聲。乃

杜常也。又武昌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乃方澤也。二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據言云。李濤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

苕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下土。故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楊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鷗鷺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歷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尙三十里。瓜洲以閘爲限。則不惟潮不至楊州。亦自不至楊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縣互數十里。皆爲良田。其爲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卽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爲一邪。

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教化。有云。又聞猓獐死。終不相棄離。事見十道四蕃志。愛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會子游。漢殿戴馮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尙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各容數石尙存。茗溪漁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唐



人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尙父鏐辟爲從事。官至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无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无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无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西清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巧得識者鄙其儂薄大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

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緜緜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磻嶺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士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復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復問。郁磻嶺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細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

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政无恙以詩賀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更調金鼎佐无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厚

茗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蓋亦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侍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徧舉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五

本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迂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於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暮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歷初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真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卽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書監召。旣到闕。以詩賜之曰。瓊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鈇槩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卽降步親扶。慈聖屢卻。

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轡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爲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常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徐鉉

東軒筆錄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

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舉文簡士安爲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爲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爲長洲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它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 張乖崖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旣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尙書。青州傅霖。閭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尙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蒼。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蒼溪漁隱曰：余考三朝正史，張詠傳：真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憫之，代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清詩話之言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傅逸人，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曰：忍把浮名賣卻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張答云：蕭蕭疎葦對門牆，見說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寇萊公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絕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大概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西清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  
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  
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上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云  
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  
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甫詩話云潘子真爲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  
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獨搖手  
皆舞名也

潘子真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清逸尙幼侍曾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姪也亦自義柳  
來晉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船行戲爲語曰舟移水面凹令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展丁以謂水  
實有面眉以況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  
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沉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眞宗。及敍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生朝附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班立青雲腰佩玉。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祕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鬢鬢如此老。卻教龜鶴羨長年。時獻混元圖。又詩云。邠州教授貧希有。獻壽無花亦無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胷。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齷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爲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六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儻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葉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茗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茗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爲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荆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卽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嘗語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會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苑丘。歐乃作啓。敍生平出處。以致

謝惴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睩。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罅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備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邪。許亦憮然而去。茗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摺紳間爲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瓔。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

宋莒公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鷁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卽是當時劉更生。

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

其地導潁水瀦之路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壅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泃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灑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牕歸夢無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歷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



師諺語云。撥隊爲參政。成羣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尙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鼇山更上頭。

菴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爲棟。真剛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爲記。刻于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挾焚。焚收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細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冰繭瘦。蜂老露房空。聞角曰。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僊。荆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卻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

真所謂翻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茗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燕錄相合。因附之。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七

##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此香字。魚未爲羹。豈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尙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褫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竟將母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文忠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茗溪漁隱曰。余舊記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差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歷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陽爲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魏公自鄆州徙鎮。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幙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爲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爲人所稱。多以燕子樓爲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爲警絕。詩云。博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夏識真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啓漢圖。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僊都。雍容進退全天道。凜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僕射新阡狐

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簾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卽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彥升高祖廟詩云。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八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卽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其所爲爲幸。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爲守。相與甚歡。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故其詩有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之句。世多以謂人之所爲。可於書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卽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真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氣。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

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闕。茸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着。聖人微言。无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邪。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見文定。敍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歷中。嘗爲滁州。游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卽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无。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爲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茗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卽以此經殉葬。久之。其家聞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家。其家知之。卽發出此經。

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

###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柏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卽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



茗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無異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若竹圖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茗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簾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无佳處。直方何爲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爲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爲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无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披氈。白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无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爲工夫太過。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爲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妝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

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

遜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妝。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噉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醪醑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賣梅花絕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茗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勳。日暮閑牕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

遜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輻。鈎輻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卽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惠者。卽曰不鯽溜。謂

團曰突。樂謂精曰鮒。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鮒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繆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菱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卽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八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卽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介甫爲殿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鄂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皇琴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蠶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駘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爲相。劉沆。王堯臣。爲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陞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卻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尙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旣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旣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

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其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王直方詩話云。溫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潘子真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  
漫音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尙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茗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辛老亦齎齎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辛老云。尙想紫芡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僊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僊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

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廣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爲殿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甫、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遂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遂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嘗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卻將篔簹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得踐其言耳。茗溪漁隱曰：江湖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湖。

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